

昨晚我又见到了母亲。不知道最初是怎么见到她的，好像先是我到一个地方接她，其实她既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写信。我接她的地方，不像是车站，更不会机场，只是在一个拐角处，我坐在铁制护栏上，目不转睛地往出口看。出口处有亮光，人不多，与春运时人声鼎沸的火车站迥异。接到后，母亲仍一如既往地讲她一路上的经历，如何勇敢，如何能干，又是如何幸运，总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以致有人夸“这老太太可真不简单”！欣喜、自得乃至自豪挂在脸上。大约过了些日子，我说，今天有空儿，我带你到保定转转吧？保定有大哥一家，还有村里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做买卖。她说，不去了，我该回去了。很平静，也很安详。至于何时回去，要回到哪儿，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好像彼此心照不宣。我感到奇怪，平时那么爱热闹、喜人多的母亲，怎么会变得如此“清心寡欲”了呢？其中必有缘故，细一琢磨，我才恍然大悟。咳！母亲不是已经去世11年了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梦里！

因从小受“无神论”教育，我并不迷信，但梦中的经历却又一次使我不得不相信，血液于水，母子情深，亲人之间哪怕阴阳两隔，也总是会有心灵感应的，而且这种感应并不随岁月流逝而逐渐减弱或淡化。在我们老家，逢年过年，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供奉祖先亡灵，祭拜死去的亲人，寄托生者的哀思。不仅在家里堂屋正中祭拜，还要带上祭品，到坟墓去，叫做“烧纸”。小时候还常听老人们有“托梦”一说，大意是说，死去的亲人想见你了，就会在梦里出现。我想，这大概又是母亲在给我“托梦”吧？就跟那次回家时的经历相似。

母亲去世后，有一次我回老家看望父亲。本来是朋友派司机送我回去的，结果那天大雨，道路泥泞，小轿车根本无法直接开到村，而柏油马路离村还有两三公里。只好临时打电话叫四弟开着他的“小四轮”来接我。我们走到村东雷马沟河边，母亲的坟墓就在路北几十米处。这时，“小四轮”突然熄火了，怎么也打着不着火。突然间，我意识到，那哪儿是“小四轮”出毛病，分明是母亲在召唤我啊！顿时，我狂然出涕，一边掏钱让人快去买纸钱，一边嚎啕着冲向母亲的坟墓，引来一大群孩子莫名惊诧地跟着我看。那是我记忆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也是最畅快的一次，甚至在父母的葬礼上也没有那样哭过。

小时候，老家的人们相信迷信那一套，生病不是去医院，而是“抓魂儿”，即请神灵帮忙把病魔去掉。有一次我闹了点什么病，大约是感冒之类，母亲就要拉着我去“抓魂儿”。作为小学生的我，认为是“四旧”“封资

修”那一套，坚决不从，母亲就追着我打，到最后也没有抓成。这事儿过了很久，还有同村的同学在期末总结时把这作为我不迷信的证据呢！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虽然迷信，但她勤劳、节俭、质朴、善良，相夫教子，虽不能识文断字，但聪慧明理，尽管不少人都写过《我的母亲》之类的文章，但以我的感受，如果说中国劳动妇女所有的美德集于母亲一身，一点儿也不过分。在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最高领袖倡导“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足”，“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农村，

乡话，不知多少次地重复“俺是32号”，以致医生和护士都爱跟她开玩笑，颇有点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1989年春节过后，我们在青藏高原的一所高校工作，女儿未周岁，母亲自告奋勇，要来带孙女。当时正值春运，五弟原本打算只送她到郑州通往学校所在地的火车上，无奈郑州是京广线与陇海线交会处，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加之正是寒冬腊月，穿着棉袄棉裤，浑身臃肿，往往是五弟挤上了车，母亲却还在车下。就这样，一连三天都没能上去火车。五弟毕竟精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一次，他和母亲约

长城了，我一看，跟咱家的猪圈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在北京安家后，母亲又来过两次，一次在1995年前后，我们住在南二环附近；另一次大约在1999年前后，已搬到北太平庄附近了。记得好像也是一个春节过后不久，一天，我们刚吃完午饭，村里几个出来打工的年轻人陪着她直接送到家里。问她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她，她竟自豪地说：恁妈到哪儿都有办法！因为那时女儿已经上学，她除了帮他们做些家务，就是到处转悠，于是就跟附近很多人都熟络起来了。看我们每天晚饭后还要工作到深夜，她竟不无得意地说，白看俺是农民，可比你们这些博士舒服，往床上一躺就能睡着。有一次，我带她去割白内障，大夫一看她的眼，说是一句：“这老婆儿是单眼皮儿。”母亲不高兴了：“白看俺是单眼皮儿，俺的儿子可比你的多多了！”言下之意，子女是她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她最感骄傲的，单眼皮儿虽说不如双眼皮儿好看，但远没有她的成就更让她感到自豪。我想那大夫一定会听得一头雾水，感到莫名其妙吧？

母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这倒不是说她的死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像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顶炸药包那般壮烈，而是她死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11年前的9月11日。那时在中原农村，资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看新闻。我在老家忙着母亲的丧事，既顾不上看电视，也没有听广播、看报纸，正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妻悄悄告诉我，刚才女儿打电话，说是有人劫持了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后被证实为本·拉登基地组织所为，近3000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没有去联想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及国际影响，竟还半开玩笑地说，奶妈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也会挑时候，竟有那么多人和她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即使古代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排场啊！

早想为已逝去的父母写点儿什么，但几次下笔，却一直没有机缘写成。昨天早晨北京下起了小雪，五弟来家小聚，又有朋友冒雪来访，自然拿出好酒，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怎么，五弟又谈起了母亲，尤其说他护送母亲到青海的那次经历。虽物是人非，阴阳两隔，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如同昨日。人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生如梦，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

**（作者简介）**：顾之川，河南省商水县汤庄乡姜冲村顾庄人，现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情萦故里

顾之川

人们普遍信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五世其昌”之类的词句也常见于过年时贴的春联中。所以在我们那一带，很少有只生一两个孩子的。后来读到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传记，就想如果上世纪50年代真按马寅初说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话，很可能也就没有我这个“老三”了。当时农村实行大集体，自留地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社员挣工分，年终按劳分配，经济普遍萧条，家家几乎勉强度日。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六弟兄和一个妹妹，其艰辛、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她和父亲硬是靠自己的勤劳节俭、质朴善良把我们抚养成人，而且文有博士，武有军官，在家有致富能手，为十里八村的人们所羡慕。

母亲又是一个乐观、开朗而且幽默的人，喜欢与人交往，不管走到哪里，不久就能同周围的人混个脸儿熟。虽然是农家妇女，但在老家，母亲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任何场合拿得起，放得下，不怯不惧、不卑不亢。其实，母亲几次“见识大世面”，除第一次到北京看大哥外，其余几次都与我女儿有关。1988年春，那时我还在西南某山城读研究生，女儿即将出世，为了照顾妻子，四弟先送母亲到学校，我又接力送她到妻所在的城市。虽然作用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所谓“月嫂”，当然对我们，尤其是对女儿的意义大矣哉，断非“月嫂”所能取代。因为那次是母亲首次去西南，而且是为孙女儿而去，她显得异常兴奋，处处感到新鲜。在医院陪护妻子的那些天，每天她都要用正宗的家

定，让母亲在车窗外等着，他一个人抢先到车上，跟同车厢的人打了招呼，打开车窗，硬是把母亲从车窗拉了上去。等把母亲安置停当，再要下车已来不及了，只好陪她一路到了学校。

那一次母亲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四五个月，其间发生了许多趣事，令人难忘。有一次，隔壁一对山西西厨小夫妻用煤油炉做饭时，不慎引燃了衣服，几个年轻人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母亲见状，二话不说，回屋拿了把剪刀，果断地把衣服剪开，避免了烧伤。还有一次，妻带她去学校澡堂洗澡，她在农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赤诚相见”的阵势，感到很不好意思，硬是不肯脱光，坚持穿着内裤洗了个澡，而且发誓再也不去那种地方洗澡了，令校内许多大姑娘小媳妇传为笑谈。还有一次青海闹地震，我们住的东七楼摇晃得厉害，当时我不在家，母亲果敢地抱起女儿就往楼下跑。母亲离开那天，也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因为我送她去火车站回来，才知道我所在学校的师生们正在上街游行。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她这次来，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小九九”的，就是想等和我女儿混熟了，她就带回老家，好让我们再生一个。我们当然不同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看到我们对女儿的喜爱和珍惜，除了多次以嘲笑的气语气模仿我下班时高高举起女儿玩乐的情景，她便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母亲到北京先后来过三次，第一次来北京时我还小，当时大哥随所在部队驻军在南口，她来探亲。我听说她描述过大哥带她登长城的感受，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爬上

## 元宵组诗

高曙光

(一)  
元知龙年春来迟，  
宵寒昼暖待春日。  
快马须乘东风助，  
乐开中原桃李枝。

(二)  
蜗城龙腾街巷闹，  
春色染绿柳枝梢。  
汤圆翻腾咧嘴笑，  
行人止步道声好。

(三)  
箕子湖畔童声响，  
纸鸢乘风沐春光。

坐等日暮花灯亮，  
抚今追昔思文相。  
注：箕子是商末文相，被纣王放逐，在西华筑台读书，现有箕子读书台。



张宝摄

## 一颗春天的露珠

周立元

比一声鸟鸣清脆  
比一缕阳光温馨

晨雾慢慢散去  
露珠躲在绿叶的心房

宛如一颗爱的种子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静静地，静静地  
凝成一滴感恩的泪……

## 梧桐

张炎

小镇很小，梧桐很大  
浓荫是绿色的巨伞  
鸟儿飞进飞出想唱就唱  
孩子在浓荫下嬉闹游戏  
这是孩提时光的摇篮

小镇很小，梧桐很大  
车多了，路面不够宽阔  
车多了，广告牌被遮挡  
怎么办？向梧桐借地儿

小镇很小，梧桐很大  
得意的季节，枝叶不见

浓荫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招牌、广告牌花枝招展  
店外店、汽车坞占鹤巢  
行道两旁已难觅鸟儿、孩童

小镇很大，梧桐很小  
盛夏，一个拿笔的孩童回乡  
他发现再也找不回童年的摇篮

他称称发抖，就在回乡的这个盛夏

## 七零后的爱

吕艳玲

七零后的爱  
不会像八零后那么热烈  
也不会像九零后那么简单

七零后的爱  
不会常挂在嘴边  
而是用行动默默践行爱的诺言

七零后的爱  
不会像天边的彩虹般耀眼  
那彩虹虽美丽却很短暂

七零后的爱  
不会像夜空中的烟花般绚烂  
烟花散尽后只会留下遗憾

七零后的爱  
是雨天的一把伞  
总是及时地陪伴在身边

七零后的爱  
是晚归时桌边的晚餐  
用熟悉的味道温暖着心田

七零后的爱啊  
要慢慢地分成很多块  
犹如蛋糕一般

给父母最大的一块  
用孝心抚慰他们一生的辛劳

给孩子最甜的一块  
让他在爱心中长大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员

给爱人最美的一块  
感谢他多年的陪伴  
才让彼此勇敢地面对明天

还有一块留给朋友  
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扶持  
才让你每天都绽放笑脸

七零后的人儿是幸运的  
他们默默奉献爱的同时  
也收获了人生的真谛  
爱的箴言

## 风的记忆

王雯雯

绿幽幽的草坪，五颜六色的看台，朱红色的跑道，风吹着彩旗，霸气十足的方阵进场，高三最后一次运动会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铺开……

在最后一次运动会上，我大胆报了4x200接力，还拉上我最要好的朋友小慕。在检录处，别班的同学一个个身体健壮，再看看我微胖的身躯，有点自愧不如，开始担心跑不过她们。手渐渐冰凉，身边的伙伴在嬉笑打闹，而我却打不起精神。就在这时，小慕轻拍了一下我的肩，问我怎么那么消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拉了下手，说：“你的手怎么冰凉啊。紧张？没关系，尽力跑就是了。”

其实想想也是，运动就是大家一起放松一起娱乐，有什么好紧张的呢。我开始询问那些有经验的同伴该如何跑好接力，从如何接棒到如何起步更快，连细节我都仔细问了一遍。可是一看到跑道上的运动员，手还是有些凉。比赛开始了，看着同伴向我

跑来，那接力棒与跑道一样，红得耀眼，一点点地移近。瞬间，我觉得跑道动起来，我迅速接过接力棒跑了出去，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开始的紧张与爆发之后的放松交织在一起。我只看到朱红色的跑道也同我一起跑了起来，风在跑道上使劲吹着……我渐渐看不清眼前的路，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腿不听使唤。看到我的同伴就在前面等着我，我又向前迈了一步，却没想到重重摔在了跑道上。摔倒前，我成功地将接力棒递了出去。

在风的吹拂中，我看着同伴飞快地跑着，向终点前进。在风里，我忘记了疼痛。

这是我深刻的记忆。每当我累了，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到和同伴奔跑在跑道上的样子。飞扬的青春和笑脸，是那么刻骨铭心。我在风里回忆，仿佛回到了那一天，我们仍跑在朱红色的跑道上。

### 朗诵诗

## 光荣礼赞

王建钧

我站在豫东大地的地平线，  
问一声那奔腾不息的三川，  
是谁用勤劳的双手——  
揭开了新一年的开端？

我走进一个个工厂车间，  
问一声那星光闪烁的热汗，  
是谁把光荣的鲜花——  
浇灌得如此娇艳？

我站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夜晚，  
与多姿的冬天一齐迎接姹媚的春天，  
让青春的歌喉放声呐喊，  
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者，  
唱一曲——  
光荣礼赞！

啊！我多想啊！多想为您献上——  
一束红牡丹——  
光荣的养老保险，  
是您用热情的双手，  
捧着夕阳的臂膀，  
走进桑榆晚晴，  
走出温馨平安；

是您用热情的关爱，  
为老树滋润新花，  
为白发送去鹤颜；

您让那首《最浪漫的事》，  
在摇椅上摇出告老还童，  
在夜空里捧出寿星绚烂。

我多想，多想喊您一声美丽的天使，  
——光荣的医保战线，  
您就像美丽的白鸽，  
衔着绿色的橄榄，  
用灿烂的微笑换来万家平安，  
让徘徊的脚步迈进康乃馨的花园；

您用那妙手回春，  
栽下杏林春暖；  
让夜半的呻吟化作愉快的歌声，  
让痛苦的眼泪化作美丽的花瓣。

啊，我多想，多想为您唱一

曲《安居乐业》，  
——光荣的就业职员，  
您像一座金桥，  
让通途飞越天堑；  
您用满腔的热情，  
牵出就业创业、职业介绍、  
劳务输出、人才交流  
长长的红线；

您用风尘仆仆、一身热汗，  
才让农民工、大学生、下岗工  
拭去泪水和焦躁不安，  
绽放出从业的幸福笑颜；  
我多想，多想叫您一声“伯乐”，  
——光荣的人才摇篮，  
您用一双慧眼，  
发现了无数真实才子；  
您用不拘一格，  
举起了雄才大略万千。

您用五彩缤纷，  
把专业人才、技能人才、特殊人才  
打扮得更加浪漫；  
您用迷人的魅力，  
让多少拔尖人才会聚三川，  
流连忘返；  
您用挺拔的双肩，  
扛起人才走向时代的前沿，  
去创造一个奇迹，  
去开发一个高端。

我们将不辱使命，  
勇挑重担，  
关注民生，  
再做新贡献！  
眼前，又是一个新的开端，  
前进的号角正把大地震撼。



刊头摄影

馨宇

### 小小说

## 八十大寿

飞鸟

马上就到老德的八十大寿了。儿女们早就商量好，要好好办一办。

他们生怕老德不同意，这个老头，犟得很。

他节俭惯了，一件羊毛袄穿得掉了毛，也舍不得扔。

三儿子给他买了一件羽绒服。没两天，三儿子发现门前小巷里住着的老马，扫大街时穿了一件蓝色羽绒服，和买给老爸的，一模一样。问老德。他一翘胡子说：“咋了？你买给我的就是我的，我做不得主？我看老马扫大街起得早，天冷，给他了。我舒心，不中？”儿子忙点头说：“好，好，中，中。”心里咕嘟：一千多块呢。

这种事太多了。老德每月一千多块的退休金也被他捐了出去。儿女们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

给老德一商量，说要到八十大寿。老德一瞪眼，说：“就咱一家子吃个饭，中。摆宴席，不中。”儿女们又劝。老德说：“你们排场啥？过几天好日子是不是？知道福利院还有多少孩子在受苦？是不是老三想借着这名目弄钱哩？”一下子噎住了儿女们。当副局长的三儿子一肚子委屈，又不敢露，气得直叹气。小妹不乐

意了，搂住老德的肩说：“爸，您老风风雨雨一辈子不容易。八十大寿，都高兴，想贺一贺。您又瞎琢磨。”老德呵呵地笑了。咳，谁都有软肋，老德的软肋就是这个从福利院领养的小女儿。

老德说：“一定要办八十大寿？”

儿女们答：“一定要办。”

老德八十了，腰板不直了，一脸沟沟壑壑，白发也稀疏了，但眼睛很亮，精神矍铄。他说：“非要办，就办吧。”几个儿女都松了口气。

“算算，办下来得多少钱？”大儿子怕他心疼钱，说：“爸，不贵，三十多桌，就花五六千。”

“啥？三十多桌，就花五六千？寒碜不寒碜啊？你们一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啊。”老德气咻咻地说。

儿女们一时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

老德将捋花白的胡须说：“咋着也要万把块吧？”大儿子忙答：“还是爸算得准，是，是，万把块。”

“中，八十大寿，咱过。唉，恁妈就没这个福了。”老德说完，眼睛亮晶晶的，看了几眼墙上老伴的照片。儿女们偷偷抹泪。

寿，我过。我再问一句，你们几个是真孝顺还是装孝顺？”坐在他身边的小女儿说：“爸，您咋这样呢？”

老德说：“我就问问，没啥，你们要真孝顺，就不要摆宴席了，到那天，买一百条棉被吧。”

“棉被？一百条？”儿女们都瞪大了眼睛。

老德点点头说：“是啊，一百条棉被。就这了，买来一百条棉被，我就能活到一百。你们看着办吧。”他站起身，溜弯去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儿女们没法，到了老德八十大寿那天，儿女们来请老德。

他围着小卡车转了几圈，看着一百条崭新的棉被，眉开眼笑。转过身，冲跟在身后的儿女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了，谢谢孩子们。”儿女们慌忙拦住他。

老德满眼泪花，说：“走，把这一百条棉被送到阳光福利院，过几天有寒流啊。”

老德冲发愣的儿女们说：“我这八十大寿过得舒坦啊，好，好，孩子们，一起去，去看看福利院的小娃们，走啊。”

老德忽然发现，儿女们的眼睛里也闪现出莹莹的泪光，小女儿已是泪流满面……